

人文齐鲁 璀璨山东

明宣德五年,山东巡抚曹弘巡查农情至寿光,见沃野平畴,大葱种者连阡,长势喜人,便问大葱味道如何?知县答:生食增进食欲,烹锅炒菜味道更佳。知县专门设了“大葱宴”,端上“葱炒鸡蛋”“葱烧木耳”“葱炒虾酱”……曹品后连声称道:“南京到北京,比不过寿光大葱。哪里大葱奇?寿光八叶齐!”

一根大葱的齐鲁锻造史

□ 本报记者 卢星 本报通讯员 王朋

在山东,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:“常食一株葱,九十耳不聋。劝君莫轻慢,屋前锄土种。”城里的人们在花盆或废旧塑料盒里,装上土,将带根的葱苗栽下去,会长出碧绿的葱叶来。农村更是自由,农人在自家菜园、房前屋后栽上葱苗,羊角一样的葱芽冒出来,钻出骨朵,等待开花结种。

菜地到餐桌的距离,一根根大葱便能精确地丈量出来。“如言山东菜,菜菜不离葱”,“大葱蘸酱,越吃越壮”。大葱配上煎饼,更是山东人的“标配”食物。传说民国军阀在山东征兵,为增加吸引力,一定要讲明在本部队当兵有大葱吃,甚至要摆上几捆大葱以证明所言不虛。山东人对大葱寄予着特别的情感,也积淀着独有的人文底色。

春月茹葱通五脏

在我国古代,葱居于五大名菜——“葵、藿、蕤、韭、葱”之末,分为大葱、香葱、分葱、胡葱、楼葱、韭葱等不同种类。“大葱最初分布在我国西部及俄罗斯西伯利亚温带大陆性气候地区,是由野生葱在中国经驯化选育而成的,至今我国西北部地区还长着许多野葱。”据中国寿光蔬菜博物馆馆长张洪涛介绍,大葱主要产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和秦岭南淮河以北,山东主要名品有章丘大葱、寿光鸡腿葱、八叶齐葱等。

古人关于葱的记载始见于《山海经》(尔雅)。“《山海经》对葱的分布有如是记录:“又北百一十里曰边春之山,多葱、葵、韭、桃、李”,“北单之山无草木,多葱韭”。对于葱的味道,也有记载:“昆仑之丘,有草焉,名曰菁草,其状如葵,其味如葱。”《尔雅》则对葱的颜色也有了定义:“青谓之葱,黑谓之藟。”照此逻辑,我国的葱岭一名就是因为“多出葱,故谓葱岭,又以山崖葱翠,随以名焉”。

《说文》在解“葱”字,给出了两个字的注释:“菜也。”据张洪涛介绍,在古代“五菜”中,葱并不仅仅是调料,而是被当作主菜的,主要食其叶和茎。如《礼记·内则》中有关于“葱”的菜谱:“脍,春用葱,秋用芥。”

脂用葱,膏用雍。”

属于“五菜”之一的大葱是最常用的荤菜。因为葱蒜有浊气,古人认为它刺激味太大,会坏人心性,所以古时出家人不吃葱蒜,祭祀斋戒时不吃葱蒜。古人对葱的食用方式跟今人不大相同,以烹、炒为主,炒食主要以葱白为料。今天把葱作主菜的人已不多,人们只把它作为香辛料,葱几乎沦为调味品的行列之中。

“大葱在山东的栽培,文字考证虽然远迄春秋战国,然而由于它是我国西部原产,随着黄河流域古老文化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交流,自当不晚于周代。”据张洪涛介绍。

据《管子》一书记载:“齐桓公五年(公元前681年),北伐,山戎出冬葱与戎菽,布之天下。”在《庄子》中有“春月饮酒茹葱,以通五脏”的记述。可见古人在公元前六百多年,就曾推广种植大葱,并将其用于医药。

到汉朝,大葱的种植更为普遍。《汉书》“龚遂传”载:“遂为渤海太守,劝民务农桑,令口种五十本葱。”公元前七十多年,就有官员把大葱的种植,在鲁北地区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推广任务,提出每个农民要种植五十株的指标。

至五代时,山东地区就有了关于大葱贩卖业的记载。据《梁书》“吕僧珍传”记载:“僧珍授使持节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,僧珍在任,平心率下不私亲。戚从父兄子宏以贩葱为业,僧珍既至,乃弃业欲求州官。僧珍曰:吾荷国重恩,无以报效,汝等自有事分,岂可妄求叨越,但当速返葱肆耳。”

诸物皆宣称“和事”

葱的栽培技术历经古人摸索,早早成熟。汉代崔实《四民月令》指出:“二月别小葱,六月别大葱(注:别者栽也),七月可种大小葱。夏葱曰小,冬葱曰大。”

据罗愿《尔雅翼》载:“汉,大官园种冬生葱、韭菜,茹覆以屋茆;昼夜燃篝火,待温气乃生。”据此描述可以认为汉代官府有专门种菜供应膳食措施,冬季仍有土温室或加温畦生产。

在后魏贾思勰著《齐民要术》有“种葱篇”,对留种、栽培、管理、越冬更有详细论述。由《齐民要术》所记载栽培方法考证推断,

当系昔日渤海郡,即包括现今淄博、青州以北及惠民、德州地区大葱耕作栽培措施无疑。

元王禎亦山东人氏,他编著的《农书》中,对葱的种植方法提出:“先以小畦种,移栽,白亦如之,宿根在地,来春并得作种,移栽之。”这是对山东大葱栽培简要的记叙。明清两代山东各地县志、乡土志等出版日增,都有对大葱种植简单记载。

著名作家老舍先生,在《到了济南》一文中赞美章丘大葱的葱白,像折叠的油酥饼,似美丽的白绢。作为山东大葱代表之一的章丘大葱,最早产于何时已无法考证,但从当地县志记载,有明一朝,在章丘女郎山麓一带,大葱的栽培已很普遍。

女郎山位于章丘古城的北面,又称城北山。据《齐三记》记载:汉时曾做平陵侯侯的章亥有三女,溺死后,葬于此,故得名女郎山。这里有一段章丘大葱的美丽传说:

大葱本是天上王母娘娘后花园药圃中的一种“药花”,与牡丹、芍药、菊花、玫瑰等互为姐妹。有一次,王母办蟠桃会,众姐妹闲来



收获的山东大葱比人都高

无事,无意间拨开云雾,偷看人间。不料人间正遭受瘟婆的折磨,尸横遍野,满目荒凉。

葱仙女不忍民间受难,展开双臂羽翼飞舞,强烈的辛辣味呛得瘟婆喘不过气,睁不开眼,铙羽而归。空中的浊气,也被洗得干干净净。染上瘟疫的人们,只要用鼻子嗅一下大葱溢放出的芳香,便觉精神倍增,恢复了健康。

葱仙女却因私自行动触犯天规,被打入下界,变一株大葱。大葱的黑色种子撒向女郎山下,长出了片片葱秧,人们再也不怕瘟婆逞凶了。

“葱仙女”的神奇功效,在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中也得到验证:“葱从凶。外直中空,有凶通之象也。朮者,草中有孔也,故字从孔,孔脉象之。葱初生曰葱针,叶曰葱青,衣曰葱袍,茎曰葱白,叶中涕曰葱茸。诸物皆宜,故云菜伯,和事。”

除夕大葱压窗台

民国另外一位文学家梁实秋,在《忆青岛》一文中,将山东大葱比作甘蔗:“……再就是附近潍县的大葱,粗壮如甘蔗,细嫩多汁。一日,有客从远道来,止于寒舍,惟索烙

大葱在今天寿光人的饮食、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。胶东一带民间遗存有“过年大葱压窗台”的习俗,一是相信大葱象征着顽强的生命力,严冬大葱照样能存活;二是对来年的生活有美好愿景,想在来年从从容容。

生命降临的日子,也缺不了大葱的身影。包括寿光在内的山东大部分地区,有如此风俗:婴儿满月时,请婴儿的舅舅剃胎发,称“剃满月头”,其下要搁置一簸箕,簸箕中放几株葱,葱主聪,取其吉祥之意。

葱,翠绿可爱,人们常用葱绿来比喻绿的浓厚。在迎新娶亲中,大葱也作为重要礼品来馈赠亲家。葱是分蘖生长,青葱旺盛,两根连根大葱,既表示喜结连理,也表示繁衍两生,还表示祛病避邪。由于葱在结亲中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,长期以来,逐渐演化为结亲的一般互称对方为“那根葱”,表示关系非同一般的人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大葱淳朴大气,富有个性又不失平和,同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千百年的人们,继续锻造着与大葱的历史情缘。

海岱一方

青岛的母亲河大沽河,古名“姑水”,相传该河流原名为唐王李世民所取之“大步河”,后为纪念姑娘坠姑与爱人,改名“大姑河”。

不知何时起,又把“姑”字换成“沽”字,寓意水永远远远地流淌下去。

大沽河:沧桑姑水流千古

□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李梦露
本报通讯员 王玉光

清明时节,驱车行驶在大沽河胶州段东岸的大堤上,大沽美景尽收眼底。开阔宽广的河道水光潋滟,碧波粼粼;河畔芳草茵茵,身材纤细的绿树伸展着枝桠,绽放着独属春天的新绿;路旁的太阳能路灯齐齐整整,随蜿蜒的河道伸向远方。默默承受了千百年风霜洗礼的大沽河,滋养了钟灵毓秀的一方水土,催生了神秘有趣的民间传说,如今又在治理工程的推进下,重新焕发光彩。

沧海桑田 传奇之音

大沽河古称“姑水”,是青岛的母亲河,也是青岛地区最大的河流。它发源于烟台招远市东北部的阜山麓偏西方向,流经招远、栖霞、莱州、莱阳、莱西,即墨、平度、胶州、城阳九市(区),在胶州市营海镇码头村南入胶州湾。

大沽河的历史悠久,最早可以上溯到周朝。据史料记载,公元前567年,齐侯灭莱,莱公逃奔棠地,棠古城址就在大沽河中游东岸古城(今即墨市遗风店镇前古城村及后古城村)。此后,大沽河岸修建古城,日益发展繁荣,出现了有名的周朝即墨城、北魏长广县城。

关于大沽河的由来,当地流传着动人的故事。传说,古时候,大沽河是一条小溪,一步就可迈过,唐王李世民路过此处,就给它起了个名叫“大步河”。离大步河不远处,有一个村子叫高家庄,庄上有一个叫高荣甫的财主,是方圆十几里有名的大户。他长相粗犷,脸上一边长着一块肉疙瘩,说起话来一抖一抖,好像枯树上的两个干疤。因他为人狡猾,人们就叫他“槐树疤”。

在槐树疤家里,有一对相爱的年轻人,男的叫王常河,是家里的长工,年轻英俊,性情刚强。女的叫坠姑,是家里的丫鬟,长得美丽俊俏。二人自小青梅竹马,盟誓白头到老。可眼见坠姑越长越俊,槐树疤对坠姑起了坏心,他百般刁难阻拦,不让两人成亲,并想出了一个狠毒的办法,要常河在百日之内砸开大步河的那块大青石,如果到期砸不开,就要霸占坠姑。

为了坠姑上刀山下火海也不退却的常河,扛着一把大铁锤就来到了大青石边。这块大青石有十几丈之大,大步河里的水就是从它下面流出来的,有人叫它“卧龙石”,也有人叫它“卧龙泉”。常河举锤“咣咣”地砸起来,火星飞溅,可大青石纹丝不动。他不分白天黑夜地砸,锤柄换了儿换,手震得出了血,也全然不顾。转眼两个月过去了,大青石连一条缝也没有。

常河终于晕倒在大青石旁,朦胧中只见一位银须老者站在眼前,对他说:“龙泉卧石莫为难,开石待寻开山斧,崂山顶峰寻宝物,方能石开见



大沽河胶州段 苏伟 摄

坠姑。”常河慌忙坐起来,发觉醒悟,直奔崂山而去。

等到了第99天,在家日思夜念的坠姑做了一个梦,一位银须老者对她说:“美丽的姑娘不要睡了,只有你和常河两人才能劈开大青石。”坠姑醒来,拔腿跑到大青石跟前一看,杳无人影,急忙喊道:“常河!常河!”没有回音,低头一看地上有一把大斧,上面沾满了血迹,泪水像断线的珠子滚落下来。忽然,坠姑发现前面有一人影向这边跑来,这人正是常河。原来,常河听了老者之言,向崂山奔去,他翻山越岭,终于在太清宫里找到了那把大斧。

眼见槐树疤得意洋洋地来抢坠姑,两个年轻人拿起大斧,来到大青石跟前,用足力气狠狠劈去。只见红光闪闪,随而一声巨响,大青石不见了,满天的石块在空中飞舞。一瞬间,天空乌云翻滚,电闪雷鸣,狂风大作,大雨倾注,在大青石劈开的地方,蹦出一道强大的水柱,旋转着,聚起一座小山似的巨浪向槐树疤压来,吓得他扭头便跑,跑着跑着扑通一声跌在地上,竟变成一条似牛非牛,似马非马的怪物。它越长越高,妄想拦住这巨浪,但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它卷来,吓得它拼命地向高家庄跑去,巨浪马上把村分为两半,隔河相望。它又拐着弯儿跑,这巨浪就拐着弯儿追,弯弯曲曲一直追到南海,形成了一条宽大的河流。

“为了纪念这两个相爱的年轻人,当地老百姓给大步河改了名,叫‘大姑河’。不知何时起,又

天灾水患 民不聊生

把“姑”字换成“沽”字,意味着叫她水永远远远地流淌下去。”大沽河东岸轿哥庄村原村支部书记、88岁的王宗本老人告诉记者。

地处华北暖温带沿海湿润季风区的大沽河流域,温差不大,降水量丰富,中下游一带地势平坦,对于发展农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良条件,大沽河畔的百姓在此繁衍生息。

然而,天灾难免,为防水患,官府不断加固和修筑大沽河堤坝。大沽河堤防修缮工程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元朝,至元二十年,元世祖令阿八赤广开新河,南引平度南村东之大沽河水,决口西导入新河,以壮胶莱河水势,这时大沽河已有了防洪堤。明万历十三年,平度知州胡尚礼筑大沽河堤。明神宗万历十九年,山东巡抚李公辅筑堤延壕10公里,人称李公堤。清年间,又两次筑堤李公堤。1858年到1915年间,境内共有7次较大的筑堤工程,但未能根治洪水灾害。

明清两朝,大沽河流域数次发生粮食欠收,民众饥饿,甚至出现过人相食、瘟疫发生的惨剧。蝗灾、螟害、风沙、暴雨、暴雪、河堤决口,各种灾害直到近现代都是大沽河人民的巨大困扰。清朝末年,民国初年,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政治腐败,军阀混战,民不聊生,再加上巨大的自然灾害,老百姓的生活极其艰苦。

74岁的张祥君老人世代住在毗邻大沽河东

大堤的李哥庄村。据他回忆,在自己小的时候,爷爷张玉芳常给他讲起大沽河闹水灾的事,其中,受灾最厉害的一次是在民国三年,也就是1914年,那年雨水特别大,一进入农历七月份,天天下雨,阴雨连绵,大沽河上游也下了大雨,河水涨得很快。”农历七月十五这天,村里的寺庙紧急撞钟,村民们带着苇笠,披着蓑衣,扛着铁锹都赶到大沽河看堤护堤。河内浊浪翻滚,河水与堤一般平,不时地“舔着舌头”,随时都有溃堤的可能,洪水就像一头野兽眼看着就要冲破牢笼。天还是一刻不停地下着大雨,人们用荆条和泥土培起一根小堰挡水,可河水太大,只听“哗——”的一声巨响,河堤决口了。

那时的房屋都是土墙茅草屋,被大水一浸泡很快就倒塌了,这次发河水整个村子没有一间站立房子。当时村里有的村民在南岭河套有亲戚,他们连夜划着小船过来救人。大人孩子的哭喊声、呼救声,房屋倒塌声,禽畜狂叫声响成一片。人们扶着老人,背着孩子站在倒塌房屋的土堆木架上,老鼠、蛇、虫子等都爬到土堆上,随时都会被咬伤。

张祥君回忆,爷爷每次说到此处,总是眼含热泪,他说:“你们没经着,不知那滋味,一提起那年发河水,就让人毛骨悚然,头皮发麻,浑身起鸡皮疙瘩。”

大水还没有消下去,大沽河上游莱西、招远一带又下了特大暴雨,洪水暴发,自上游一涌而下,水头像一幢高大的墙壁,冲向下游,上次溃堤决口50米宽还没堵上,这次又冲开了200多米宽的口子。由于李哥庄村靠决口处最近,受害也最严重,决口处被冲出一个十几亩地大的一个大湾,水呈蓝黑色,水深无底,传说湾里的大鳖有磨盘大,后来人们称作“大鳖湾”。同时冲出一个几百亩地的大沙窝子,后被称为“西沙岭子”。

水消下去后,满坡地里全是沙丘,庄稼全被黄沙淤泥掩盖了。为了有个栖息之地,人们用手挖着淤泥垒起小墙,搭起临时住宿的窝棚。洪水带来严重损失,让村民家毁粮绝,妻离子散,人口大量外流,并造成瘟疫蔓延。男人去远方打短工,女人带着孩子四处流浪讨饭。有一些人远走他乡,投靠亲戚,还有的实在走投无路,只好背井离乡闯关东去了。”张祥君说。

当年百姓的惨境令张玉芳刻骨铭心,爷爷所讲述的故事也让张祥君老人永生难忘。他告诉记者,当时村里有一个8岁的小男孩跟着母亲到外村要饭,见人狗食槽子里有点玉米饼子,伸手去拿,被狗咬在手上,后来得了狂犬病无法治疗,病得很厉害,不停地抓人咬人,后来只好把他的手脚绑上。大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死去,母亲心滴血,眼流泪,哭得死去活来。

还有一个母亲带着一对儿女去讨饭,又饿又累坐在一个坟莹前的贡石台上休息,让姐弟俩把

好不容易讨来的一点玉米面拿回去熬黏粥。孩子们熬好粥,见母亲还没回来,就去坟莹上叫母亲,可怎么叫都没有回应,路过的人一看,他们的母亲已经死了。姐弟俩跪在母亲身前痛哭,路人无不落泪。后来,10岁的姐姐给人家当了童养媳,8岁的弟弟出去给地主扛活。

物宝天华 古河新颜

挥去昔日苦难岁月的伤痛记忆。新中国成立后,山东省人民政府先后于1952年2月与1955年汛后,统一组织对大沽河堤防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岁修工程。并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,对堤坝残缺矮薄之处不断进行整治修理。张祥君老人回忆,在他的印象里,大沽河再未发生过大水患,沿河百姓终于得以安居乐业。

大沽河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土,更盛产特色水产,其中脂鱼(鲮鱼)、甲鱼和鲤鱼味道最有名气,被誉为“大沽河三鲜”。

“沽脂准鲤海中鲟”是大沽河沿岸人尽皆知的俚语,在当地老百姓看来,大沽河的脂鱼绝对可以媲美淮河鲤鱼、黄河鲟鱼。脂鱼,因其脂肪丰腴而得名,其肉鲜嫩,即使不添加任何调料烹煮,那也鲜美可口,令人垂涎,食而难忘。每逢集市,卖脂鱼的渔人总会大声吆喝:“沽脂准鲤海中鲟,捎条回家去尝尝,要是不买就错过,当心悔青你的肠!”

大沽河河床是以黄沙铺成,水质甘冽,蜿蜒流淌几百里,有胶莱河、小沽河和桃源河等十几条支流汇入。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,孕育着肥美的甲鱼。大沽河里生长着丰富的蚶子、蛤蜊、小虾、小蟹,它们都是甲鱼的主食。据说大沽河沿岸后店口村人墨培刚,经营沿河垂钓,搜罗甲鱼踪迹,是出名的捉甲鱼能手。有人说他一辈子捉到的甲鱼有几千只,也有人说他捉了几万只。

大沽河出产的鲤鱼,个头大得惊人,大者数斤甚至十几斤,不仅肉质肥美,鲜嫩可口,而且具有很好的观赏价值,它尾部和鳍呈红色,鳞片金黄色,背部略呈暗灰色,两只硕大的眼睛像两颗夜明珠。渔夫头戴苇笠,身披蓑衣,撑篙行船,在河里撒网渔鲤,也是大沽河的一道风景。

世纪交替前后的几十年,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,无序采沙,无良企业排污,大沽河水体也遭受了污染,人们已经很难吃到大沽河里的鱼虾。两岸垃圾遍地,路面坑洼不平,成了许多人对大沽河的印象。

2011年,青岛市委、市政府制定下发了《关于实施大沽河治理的意见》,着手对母亲河大沽河进行整治。胶州市水利局党组书记董淑淼介绍,2012年2月15日,胶州市正式启动大沽河治理工程,总投资24.43亿元,历时28个月,完成水利工程总量2512.64万立方米,绿化总面积20075亩,铺设57.3公里堤顶道路和65条“非字形”道路,并将结合区位和地域特点,自北向南依次打造生态农业示范区、新型幸福社区聚集区、滨海湿地保育带。目前服务区、博物馆等配套工程有序推进,初步实现了“洪畅、堤固、水清、岸绿、景美”的治理目标。

在当地百姓看来,大沽河治理是“造福”工程,被水、河岸、河滩植被连为一体,大沽河堤防也被打造成了集防洪效应、生态效应、景观效应和自净效应于一体的“生态堤防”。治理后的大沽河,不仅是那条寄托着记忆与情感的幸福母亲河,也开启了滨河生态产业廊道的历史新篇章。